

父亲的麦地

○ 许金燕

从农家柴扉里飘出一两声鸡鸣和犬吠，在空旷的村子里传得很远。父亲的出现，踏碎了明晃晃的阳光，也搅动了满村弥漫的麦香。

父亲望了望自己的影子，停顿了片刻，便向村南头属于自己的那块麦地走去。

父亲走在通往麦地的小径上，脚步显得从容而轻盈。此时，成熟的麦香弥漫在村野，父亲不用特意去闻，只要走动、呼吸，香气就自然沾附在父亲身上，沁入父亲的肺腑里去了。

父亲走过别人家的麦地，脚步放慢了许多，他用一种十分挑剔的眼光审视着这些麦地。父亲知道，他们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，地里都种有小麦，在他们眼里，这一季小麦是他们一年中最重要的收成，也可以说关系到他们一年的口粮。

父亲来到了自己的麦地边，麦地里静悄悄，麦子被自身的香气熏得有些醉意。父亲缓缓地蹲下身子，他捏了一根麦穗，麦穗捏上去不再是软的、扁的，而是成了硬的、方的。父亲掐下一穗在手心里一揉，麦粒就出来了，每个麦粒都白白胖胖，像熟睡的婴儿，在阳光下闪着亮光。

空气中麦香浮动，父亲在阳光下走动，像一个天真的孩子。他的眼睛发亮，手臂在空中舞动着，像要努力抓住什么。长条麦地和阳光连在了一起，一眼望不到尽头。田地里的麦子呈现出金黄的颜色，微风一阵阵吹来，金灿灿的麦浪赶着趟儿涌向天边，成熟的麦穗被风一吹发出沙沙的声音。父亲半闭着眼睛，他陶醉在自然界的奇妙声音里。父亲用一颗纯净的心在和麦穗对话。

中国北方的6月，是小麦成熟的季节，而对于农人来说，这是一年中昭示丰收的季节。此时，麦香已从田地里涌进村子的每一个角落，香气浓浓的，无处不在，连每一位村人脸上舒绽开的笑容，也盛满了香气。

也许是麦子成熟的气息把口令传递给了村人。在村头的大榆树下，在晒场上，村里的乡亲三五成群地聚在树荫里，大声地唠着家常。他们每一个人的脸上，都浮现出一种丰收的喜悦。

喷火的日头悬在头顶，树上油光发亮的叶子打着蔫儿，一条大黄狗卧在大树底下，吐着猩红的舌头，腹下两侧的皮毛有规律地起伏着。这时候父亲却出门了，他戴着旧草帽，低低的帽檐遮住了父亲黝黑的额头。村子里没有一个人，树底下的人早已散去，间或

追梦路上

○ 贾琨瑶

破茧成蝶，是虫的梦想；栖于南冥，是鹏的梦想；翱翔蓝天，是鹰的梦想。生命因梦想而精彩，因梦想而绽放。

什么是梦想，是一种让人努力便觉得幸福的东西，如远方一朵洁白的云；是寂静长夜的璀璨群星；是万丈光明，是人生向往，始终飘扬在心灵的天空。梦想是皎皎明月，在黑夜散发着光芒。昙花为了自己的梦想，甘愿承受无人理睬的静默；流星为了瞬间的美好，宁可放弃闪耀的生命。梦想，

是彼岸，是我们追逐的远方。

清晨6点，叫醒我的不是闹钟，而是我心中的梦想。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书桌上，看着眼前那一页页厚厚的学案，我知道，这里面埋藏着我的梦想。冬日的早晨，天不亮我早已飞奔在路上；夜色降临时，我还在教室里奋笔疾书，因为我知道追梦的路上少不了披星戴月。小时候，我的梦想是一缕柔软的星光，当博士、当创业者。长大点儿，我幻想做一名军人，只因仰慕那帅气的军

装。少年的梦想在光明大道上信马由缰，向往着诗和远方。而如今，我在追梦的路上徐徐前行，有失败、有挫折、有泪水，心中却多了强大的力量。

豪情万丈，我们正值年少，有梦才有远方，不因岁月匆匆蹉跎了梦想。怀揣着一颗热忱而又单纯的心，用脚踏实地的行动，去追逐梦想。

风乍起，携来几缕幽香，少年的梦想是心之所向，谦和而狂妄。我一直在追梦的路上。

母亲的微笑

○ 马升良

读了文友田方芝写的抒情散文《妈妈那甜蜜的微笑里充满幸福》，我很受感动，也引起了我对母亲的回忆。

她老人家已逝世24年了。在我的记忆中，也曾见到她的微笑，只不过这微笑来得晚了一点，对我的心灵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

1962年，我考上了三十里铺中学。当时正赶上困难时期，生活极度困难。接到入学通知书不久，父亲突然病逝。这对我们来说，就像塌了半边天，全家陷入极大的悲痛中。当时我14岁，家里有奶奶，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妹妹。全家人的生活重担，全部落在母亲肩上。面对这种状况，我表达了不想再上学的想法。母亲生气地说：“你考上了，我再难也得供你读书啊，只有这样才能有出路。”我拗不过母亲，就只好听母亲的。上学

后，我每周从家带饭到学校吃。到了夏天，带的饭很容易发霉长毛，常常吃出病来。一次回家，见到家里过得非常困难，我难受极了，流着泪说：“娘，家里这么难，我再也不去上学了。”母亲听后，非常着急并训斥了我，后来又耐心劝导：“你不去读书，以后得在家干一辈子农活。现在我吃点苦供你读书，你以后就能过上好日子。”母亲好说歹说，我终于同意再去上学了。后来我的班主任杨琴谱老师知道后到我家进行了家访，不久，学校给我发了20元的助学金。这些钱对当时的我来讲是很大一笔钱，我特别感谢学校和杨老师对我的帮助。

经过刻苦努力，我终于考上了茌平一中高中部，毕业后又从事教育工作。我永远忘不了母亲为了这个家，起早贪黑在田里劳作的身影。夏天，

她冒着酷暑在烈日下锄地、割麦子、打场……劳累了一天，夜里还要纺线织布做针线活。有时天快亮了，我醒来，见她还在油灯下做鞋、缝制衣服。我还记得，为了挣点零花钱，母亲到距离家二十多里的集市上售卖布匹或馒头……

在我心中，母亲像饱经风霜雨雪的青松，巍然屹立在高山之巅，是那么坚强不屈。直到后来，我们全家都过上了幸福美满的新生活，她的脸上才露出欣慰而甜蜜的微笑。

这微笑似乎来得晚了一点，但我总觉得，它犹如一朵绽放在我心中的美丽而可亲的花朵，散发着母爱的芳香。同时我又觉得母亲的微笑，更像一团燃烧在我心中永不熄灭的火苗，时刻温暖着我的心，并照亮我前进的道路。